

红柯
著

好人

好人难做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好人难做

第1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人难做/红柯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02-009022-8

I. ①好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2404号

责任编辑 孔令燕

责任校对 刘晓强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7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 插页2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022-8

定 价 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马奋棋没当上馆长,当了个副的。大会宣布前,老馆长跟他聊了一会儿,话里话外都能听出来,人家老馆长尽力啦。老馆长打的报告他看过,推荐他接班当正馆长,提前让他负责业务,提前让他进入馆长角色,结果上边另派一个馆长,只批准马奋棋同志为分管业务的副馆长。喜悦中有喷嚏。马奋棋还要故作轻松,不停地给老馆长说好话,老馆长还真让马奋棋给感动了,老馆长也说掏心窝子话:“我想好人做到底,偏叫人做不成么,好人就这么难做。”这话听着咋这么刺耳?好几年前王医生就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还记得王医生怪怪的样子:“好人难寻好人难寻呀!”阴阳怪气就像个太监,就这么无情地揭他的伤疤。马奋棋难受了好几年,听见“好人”这个词就头大,就想爆炸。千万不能在老馆长跟前爆炸,不管心里有多少颗原子弹马奋棋那张脸都沉得平平的,说出的话钢巴硬正:“好人难做咱也得做好人!”马奋棋抓住老馆长的手摇啊摇:“副馆长就副馆长,谁还说副馆长不是馆长?”“有你老马这句话我就放心啦。心态好比啥都好。”

全馆上下都叫他马馆长,大家都这么叫。马奋棋一下子就心理平衡了,跟人家新上任的王馆长配合得很好。王馆长就主动给马奋棋让烟,软好猫咂上一口就是不一样,肠肠肚肚就像裹上了绸

缎绵绒绒的。

文化馆是个清水衙门，全馆就一部电话，搁在正馆长办公桌上，馆长本人连个长途都不轻易打。去市上开会一般都是馆长去。去省城西安就跟出国一样稀罕。马奋棋工作几十年了，只去过市上两回，暂且叫渭北市吧。王馆长把去市上开会的机会让给马奋棋。王馆长连办公室都没进，接到会议通知，在院子里撕开信封扫一眼，就随手递给马奋棋：“老马你就辛苦一趟，顺便看看儿子。”马奋棋的儿子在渭北市上大学，也不是啥名牌大学，可在王馆长眼里就等于清华北大，你听王馆长这话说的：“我能养你那么个娃，给个县长都不当，日他妈我的娃也算个娃，三天两头捅乱子，不是打架就是谈女朋友。”王馆长在边防待了二十年，把娃耽搁了，王馆长就发自内心地羡慕人家考上大学的娃娃，包括人家的父母，包括眼前站着的副馆长马奋棋。马奋棋连话都不会说了，马奋棋原本就是个农民，农民一激动就没话说只会摸后脑勺，马奋棋就摸后脑勺。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农民，当上国家干部的农民，也顶多摸两下，脑袋就灵光了，开窍了，可人家转业军人王馆长迈着军人的步伐已经走开了，马奋棋自言自语：“老王是个好人，绝对是个好人。”“好人”这个词再也不刺耳了。

儿子马强太懂事了，入学报到不让家长送，家里只管半年生活费，从一年级下半年开始带家教养活自己。儿子马强上大二了。父亲马奋棋下午到市上，赶到学校正好赶上学生吃晚饭，儿子多打两个菜，粉蒸肉估计儿子也没吃过几回，父子俩客气半天，各分一半。儿子说：“爸，我毕业挣钱让你一礼拜吃一次粉蒸肉。”儿子的好不光这些，儿子还带父亲马奋棋去听学术报告。北京来的大学者，像渭北这样的小城市十年八年也请不到这样的学术大师。校领导全部出席，市上来一位副书记一位副市长。那天晚上

整个学校除大门口的保安,全都挤到学术报告厅。马奋棋挤在学生中间,感到自己都年轻了,都成小伙子了。大师讲的是民间文学。大师终生研究中国民间文学,在海外都有相当的影响。马奋棋不由自主地掏出本本,认认真真地做笔记,身边的学生娃都在埋头记笔记,生怕漏一个字。马奋棋只念了个中学,还是“文革”时期,正正经经没上过几天学。当了国家干部,领导检查工作,他也跟风扬碌碡奋笔疾书,领导讲一句他记十句,此时此刻他感到笔太慢,抓不住大师的语速,大师讲十句他只能记一句。大师讲两个小时,离开会场时大家满脸兴奋。马奋棋就对儿子马强说:“这么高水平的报告会,你爸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享受。”马强的同学就说:“你以为我们天天听这么好的学术报告会?几十年也是头一回,大师一般去西安,不来咱渭北。”马奋棋就告诉学生娃:“这种机会只有学校里有,叔连这个机会也没有。”学生娃就不吭声了。马奋棋就说:“叔就羡慕你们这些学生娃,叔要再活上一回,日死日活也要上大学。”学生娃们都静静地看着马奋棋,马奋棋是长辈么,马奋棋就得做出长辈的样子,在学生娃们的肩膀上挨个拍一下:“好好念书,把书念好比啥都好。”儿子马强和学生娃们把马奋棋送上班车。

市上的会没啥意思。回单位给王馆长三言两语汇报一下,再交上几份文件,就回自己办公室取出本本子,一页一页翻看笔记,密密麻麻二十多页。其实不用再翻这些笔记,大师讲座的要点他都记得牢牢的。儿子马强和学生娃们把他送上公交车那一刻,他脑子就像放电影一样,把大师讲座的内容放了一遍又一遍。可以想象他的神情有多么庄重,眼神有多么专注。市上的会议他心不在焉,发的文件随便往包包里一塞,文化系统的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哼哼哈哈,就像个大领导,目中无人。坐班车返回县上时,他把本本揣在怀里,就像革命岁月里的地下党取回来了党的机密。现

在他把这个机密拿出来，慢慢地品尝，多少有点仪式性了。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了，脑子也冷静下来了。用地下党党的机密这个比喻显然不合适，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“九阴真经”。

马奋棋就给王馆长请了创作假，马奋棋就不再按时上班。

那几年，马奋棋很少在单位露面，年底报销的差旅费也不多。马奋棋全家迁居县城，乡下的房子还在，有人怀疑马奋棋躲在老家写鸿篇巨制，历史上渭北没有出过大作家，大作家都在东府西安陕南陕北。也有人怀疑马奋棋做生意去了。马奋棋虽然把老婆娃办成商品粮户口，全家进了城，可老婆没工作、儿子上大学、女儿上中学，靠马奋棋一个人的死工资，在县城连房子都买不起、租房子住。老婆在街上卖个饮料也不长久，挣个一瓜半枣，马奋棋花钱很细比羊毛还细。马奋棋偶尔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是黑瘦黑瘦，疲惫不堪，就像刚驾完车的马。

大概是第三年，五一节刚过，马奋棋整理的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五、六两辑，由西安一家出版社出版。渭北地区建国后曾收集出版过民间故事一至四辑。马奋棋单枪匹马完成两辑，还把手伸向全地区几十个县。当年渭北地区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的时候，每个县也就入选那么几篇小故事，几十年才出四辑。马奋棋等于放了一颗小卫星，市上专门表扬了马奋棋，表彰会的差旅费由市上报销。马奋棋扛回一面锦旗还有一千元奖金，年底，又去省上领了一次奖。县电视台给马奋棋做专访，十五分钟，办公室，书房还有野外镜头。

差不多热闹了大半年，大家以为热闹完了，已经有人说风凉话了。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，陕西是文化大省，大家钦佩的是鸿篇巨制，前些年，“陕军东征”六部长篇，那才叫轰动。搜集些民间故事，又不是原创，就是搜集上几百卷又能咋？马奋棋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
王馆长高兴啊,文化馆的成绩嘛。王馆长军人出身,对功勋的理解就比较透彻,光报告就打了好几次,用词一次比一次狠,先是成绩,接着就上升到成就业绩、功劳,最终上升到功勋。马奋棋心安理得。有人就不高兴了:死皮不要脸,王馆长是军人,你马馆长可是个文化人呀。难听话都说到马奋棋面上了,马奋棋不绿不红,说风凉话的人反而下不了台,总不能扯破卵子淌黄水跟人家马奋棋吵架么。另一种说法是人家马奋棋有涵养,不跟你们一般见识,干大事的人都这样。王馆长的奔走相告有了结果,县上给马奋棋解决了住房,文化馆经费加了一万多,大家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一大半,王馆长那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安排在收费站上班,领导嘛,给自己解决问题的同时没忘了大家,相当不错了。马奋棋带来的热闹也就这么过去了。

大家显然小看了人家马奋棋。马奋棋当初可是挨着给大家赠送他的大作,不但签名盖章,还特别强调重点是第六辑。民间故事又不是小说,出到第一百辑还是民间故事。大家就这么把马奋棋忘了。谁也没有看出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五辑与第六辑的区别。

这年年底来了一批专家。渭北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原,周王朝从这里兴起,青铜器特别多,来的都是文物专家,县上设宴招待,再送上些土特产,再送上些介绍资料,包括刚刚出版的《民间故事集》。领导们不厌其烦地讲话,专家们还不如翻看当地的文史资料和民间故事。轮到专家发言,有位专家就专门说到马奋棋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。专家嘛,一眼就看出第五辑与第六辑的区别,第六辑是傻女婿专集,渭北方言叫凉女婿。民间有许多凉女婿的传说,十里一乡俗,版本很多,第六辑近二十万字收集了渭北农村三十多个凉女婿的故事,还分了六大类,凉女婿相亲,凉女婿入洞房,凉女婿走亲戚,凉女婿打媳妇,凉女婿务庄稼,凉女婿做生意。方言土语,诙谐风趣,用专家的话说充满了民间智慧。专家还

特意提到学术大师顾颉刚先生当年收集编撰的《孟姜女的故事》。专家怕大家不知道顾颉刚，就说：“当年跟鲁迅先生吵过架。”大家都吸口冷气。

“跟鲁迅过过招！”

“华山论过剑！”

气氛热烈得不得了，王馆长在场。这种场合，王馆长只能坐在角落，领导大声问文化馆来人没有，王馆长就站起来。王馆长多聪明呀，王馆长理所当然大谈领导对文化馆的重视，经费呀，住房呀，子女安排呀，也都是事实，稍加夸张渲染。专家们频频点头：怪不得有这么高质量的《民间故事集》，领导重视，就是不一样，尤其是你们这个地方，到处是文化呀，坛坛罐罐，破砖烂瓦，农民下地干活锄头一挥都能刨出文物，空气里都是周秦汉唐，领导有文化意识呀。县领导很谦虚，不停地说领导就是服务，服务服务再服务，我们的服务还不够，还需要改进，还需要批评。县领导很艺术地请专家提意见，专家也很艺术，批评不敢，建议有这么几条，一二三，简明扼要。领导一一记在小本本上。

领导没说空话，文化馆马上换了办公设备，电脑有了，可以打长途电话了。甚至破天荒地准许在县政府宾馆招待客人若干次，当然是贵客，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有机会参加宴会，王馆长指定谁就是谁。王馆长工作好做多了，大家有凝聚力了。

马奋棋的宝贝女儿该出场了。

当年全家进城，女儿小学刚毕业，初中就在县城上，就显得洋气，跟城里娃娃没啥区别，帮妈妈卖饮料摆小摊跟玩一样，女儿在场，妈妈的小生意就红火，妈妈一个人的时候，摊子就冷冷清清。女儿性格开朗，就开妈妈的玩笑，说妈妈像退休干部：门可罗雀。女儿往妈妈跟前一站，马上官复原职车水马龙。妈妈没念过书，不

知道这种典故,看着马奋棋跟女儿笑得浑身发抖,妈妈就跟着一起笑。

马奋棋的老婆没文化可不等于没见识。当年全家兴高采烈进县城,那时候的县城正好旧城改造像个大工地,尘土飞扬,坑坑洼洼,这个农村妇女站在大街上就问丈夫马奋棋:“这就是城里?瓦渣滩么。”跟城里小市民交往几次,就更有话了,就对丈夫马奋棋说:“这就是吃商品粮的?还不如地主家的丫环么;心眼比针屁眼还小。”老婆满脸鄙夷,从此昂昂气壮,高喉咙大嗓门操持家务。从心里说,毕竟离开了土地,摆个小摊,挣个十块八块也比土里刨食强,老婆知好歹,是个明白人。马奋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那几年,老婆在老家院子里种菜拉到城里来卖,硬是熬过来了。

宝贝女儿初中毕业没上高中,嚷嚷着要自己养自己。上了职校,职校刚毕业,就碰上县领导重点关照马奋棋。说具体一点就是专家们发现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六辑的那年冬天,马奋棋再次受到关照,县领导就问马奋棋同志还有啥困难?宝贝女儿职校毕业半年了,准备过春节后跟一帮同学去南方打工,还没等马奋棋张嘴,王馆长快人快语:“困难就在眼皮底下么,女子在家待业么,那可是人家老马两口子的的心尖尖肺把把,刮锅底的奶干女,碎女。”王馆长当兵几十年,家乡话一句没变,把县领导说得频频点头,王馆长趁热打铁:“文人爱面子,张不开口,咱是当兵的,咱性子直咱就替文人把话挑明,咱要不把这层纸捅破,老马就会捂死在一张纸下边你信不信?信不信?”老马再次表现出农民本色,咧着嘴摸着后脑勺,憨憨地笑两声。领导感动得不行,当场表示县上一定考虑,当场询问了马奋棋女儿的情况,还是人家王馆长三言两语报上马奋棋女儿的名字年龄专业技能。领导都笑了:“老马光会嘿嘿笑,要学会生活哩,要跟人交往哩。”走出文化馆大门领导也感慨:部队下来的同志就是干脆,秀才遇见兵,能把理说清嘛。马奋棋也

跟老婆嘀咕：“这个老王才见过咱萌萌两三回么，记得这么清，啥都知道。”老婆就说：“人家当过营长，他老婆说了，管好几百人哩，文化馆才几个人？”

女儿马萌萌一个月后在某个部门上班了。

王馆长老婆出面给马萌萌介绍对象，男方的家长是梁局长，王馆长的亲戚，这就意味着马奋棋一家在城里扎下根啦。儿子马强再有一年就大学毕业，这个家庭兴旺在即。马奋棋自己都在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当年不就是从搜集民间故事开始文学生涯吗？中学毕业农业学大寨，念报纸，编快板，参加各种学习班，摆脱繁重体力活，拿起笔记录新人新事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，交给故事员学习班辅导员老师，老师加工润色，选出两篇收入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三辑。他的那些小说散文没多大动静。王馆长一口咬定他的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六辑埋了深水炸弹，他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。王馆长快生气了：“专家都表扬你，都看出来了，你再装下去就没意思了。”马奋棋拍一下后脑勺：“其实没有啥，大前年你让我去市上出差，我去渭北大学看我娃，正好碰上专家讲座，讲民间文学，我就按人家专家讲的专门弄了一个专辑，都是专家的主意，咱就是跑跑腿，动动手。”

“还跑跑腿，动动手？这时候了还谦虚啥哩，专家的法子只有专家能看出来，这就是深水炸弹，老马你不简单。”

果然不出王馆长所料，专家带回去的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六辑变了书名《傻女婿故事集》重新出版，还获了全国文联的一个奖。《渭北日报》对马奋棋做了专访，登了满满一大版。马奋棋特意提到渭北大学那次学术讲座。渭北大学的薛教授就邀请马奋棋去学校做讲座，就是当年大师做讲座的那个学术报告厅，一位副校长主持，几千名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儿子马强就在其中。马奋棋很激动。马奋棋的讲座只是大会的内容之一，另一个重头戏是

“民间文学研究中心”挂牌仪式，薛教授主持研究中心工作，当年那场学术讲座就是薛教授从北京邀请的大师。大师理所当然成了研究中心的名誉教授，大师发来贺信。马奋棋理所当然成了研究中心特邀教授，副校长给他发了聘书。马奋棋的著作理所当然成了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课题。

成果在继续扩大。艺术学校一位叫王岐生的教师大胆尝试把“凉女婿”搬上舞台，就叫《凉女婿》。傻女婿是城里人的叫法，农村故事就用地道的农民语言。刚开始是折子戏，半小时。艺校不景气，老师就带学生搭草台班子，草台班子走村串乡赶庙会、赶红白喜事。秦腔折子戏《凉女婿》首先在草台班子走红。

王岐生专门请马奋棋看了头一场戏，是在庙会上，人山人海，王岐生手持电喇叭把马奋棋郑重其事地介绍给大家。就像电视里那些节目主持人一样，大墨镜，贝雷帽，许多兜兜的草绿色马夹，牛仔裤，王岐生很夸张地大喊：“现在请全国著名作家马奋棋先生——隆重——登场——”

马奋棋就很不自然地上去了。那种感觉跟渭北大学做讲座很不一样，高等学府有一种庄严的气氛，庙会戏台下黑糊糊一大片乡党们，眼角挂着一丝嘲讽，马奋棋就有些慌乱脸上烧乎乎的。王岐生的电喇叭还在吼叫：

“原作者，就是编故事的人。”

台下就有人喊：“不是他编的，是大家伙儿编的。”

马奋棋汗都下来了，后悔不该串野台子。他就是个农民，他太了解农民了：农民胆小怕事又毫无忌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说话没深浅。王岐生没有马奋棋那么紧张，王岐生哈哈一笑：“说得对说得好，可我告诉你乡党，把话变成字，写成书，又是另一番本事，念书识字弄啥呀，就弄这事情哩。”台下人群又啧啧服气了：“作家是弄这事情的。”王岐生抓住话把儿不放：“乡亲们——”这是一句京

腔，很有戏剧效果，乡党们在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里见识过，就轰一下笑了。王岐生又切换成秦腔：“王某人没有人家作家的本事，可王某人有演戏的本事。”王岐生大手一挥，演员们上台，马奋棋下台。马奋棋觉得自己心变小了，太敏感了，染上文人臭毛病了，老百姓可没有这些臭毛病。马奋棋手里甚至莫名其妙多了一包瓜子，马奋棋完全回到好多年前那个农民角色，挤在戏台子下边，人挤人，热烘烘，谁也不嫌谁。马奋棋就心安理得地坐在头排凳子上，边嗑瓜子边看戏。

演员水平一般，但很卖力，不停有人叫好，鼓掌。装疯卖傻的凉女婿就越疯越狂越傻越猛，小媳妇就像一条活蹦乱跳的红鲤鱼。马奋棋就觉得有东北二人转的味道了，大家喜欢的就是这种味道，又是鼓掌又是跺脚，时不时爆出一片笑声。

王岐生这狗日的不简单！

马奋棋腰板就挺直了。吃饭时就建议王岐生扩大战果，弄整本戏。这个革命性的建议让王岐生愣住了。按理说王岐生本人更应该有这个想法，他把故事变成戏的，可他在江湖上把心跑野了，又没正经朋友指点。当初马奋棋送他一套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他没当回事，马奋棋凭这两本书有了房子，去市上开表彰会，他也懒得想这事。直到马奋棋获全国文联大奖，上了报纸，有专家定论，他的老师薛教授还请马奋棋到学校讲课，他才有兴趣看《渭北民间故事集》第六辑。打开目录，明明白白写着“凉女婿故事专辑”，分六大类，可以看出“凉女婿”的性格发展过程。马奋棋是用了心的，有逻辑关系的。王岐生就抽取其中一部分编出一折子戏，就让草台班子走遍了渭河两岸。按王岐生的最初设想，凭这折子戏，就可以走遍大西北。西北五省区全是秦腔嘛，红遍陕西就能红遍整个大西北。王岐生的野心也就这么大。王岐生从来没想过整本的“凉女婿”，王岐生更没想过让艺术学校演全本“凉女婿”，马奋棋

轻轻这么一点，王岐生的脑袋就像暴风雨前的夜空，一道道闪电窜来窜去，如同银蛇飞舞。“老哥！啊！老哥！”王岐生不停地叫老哥，“兄弟我改邪归正呀。”

王岐生就从江湖上消失了。狗日的仅仅半年时间就弄出了整本《凉女婿》六折子戏。狗日的真能折腾，艺术学校作为重头戏，投入三百多万。马奋棋得到消息时王岐生已经随单位人马去兰州参加全国文艺汇演，王岐生是在兰州白银大酒店打的电话，言外之意，拿金奖没问题，颁奖会再见。意思很明显，马奋棋最近不要外出，颁奖仪式肯定少不了原作者。马奋棋有一种做梦的感觉，马奋棋就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：“老伙计，你开玩笑哩吗？”王岐生在电话那头毫不客气地告诉马奋棋：“算你说对了，啥事情都不能大，玩笑开大就是艺术，你懂不懂？”

马奋棋就等王岐生那边的好消息。全国性的文艺汇演至少得一个月。这期间，渭北大学的薛教授来过一次电话。薛教授消息灵通，从兰州高校朋友那里知道《凉女婿》海报贴满了兰州的大街小巷，头场演出就轰动兰州，要不是汇演至少得演五六十场，更确实的消息当然是学生王岐生提供的，有可能获奖。马奋棋不敢乱说，只说客气话。薛教授没有那么多顾虑，就不客气了，就告诉马奋棋：“民间文学研究中心”已经向全国高校发出通知，包括海外专家学者，预备召开“国际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”，马奋棋的那本“傻女婿”故事集就是大会研讨的选题之一。“当然喽，”薛教授在电话里特别强调，“本地高等学府就以马先生的作品为主啦。”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。

马奋棋放下电话，院子里的梧桐树、大叶杨哗哗喧响，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。马奋棋没有欣赏风景的习惯，这种闲情逸致城里人才有，泥腿子出身的马奋棋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。树叶的喧响进入他的耳朵，他都五十多岁了，才感

觉到大地上的风景,才有了闲情逸致。

事实证明那仅仅是他马奋棋的一厢情愿。仅仅过了半小时,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把他打晕了。不晕不行呀。他的宝贝女儿马萌萌跟人跑了。这个消息不用说是电话传来的,不会是别人,只能是他老婆,老婆在公用电话里带着哭腔上气不接下气说了个大概,没有细节,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,梁局长未过门的儿媳妇,本地文化名人马奋棋的宝贝女儿跟本地最出色的流氓出走了。马奋棋就晕了,文化馆院子里那些娇艳无比郁郁葱葱的花木也就消失了。

趁着马奋棋晕头转向,交代一下马奋棋的宝贝女儿马萌萌上班以后的情况。

马萌萌十六岁初中毕业上两年职业技术学校,十八岁参加工作,半年后王馆长也就是王叔叔的妻子李阿姨热情张罗撮合,跟梁局长的儿子见面三次,用李阿姨的话说:“婚姻大事,大人不能包办,大人只能牵针引线,下来就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事情啦,刚刚你可要主动呀。”刚刚就是梁局长的儿子,家里老小。局长一儿一女,女儿名牌大学高材生公费留学英国。儿子念书不行,可也不惹事,当兵三年转业到公安局当刑警。这样的家庭不要说在小县城,就是在省城西安也是叫人羡慕的。跟这样的人家结亲,一生的幸福就算装在兜兜里了。关键是马萌萌人长得心疼,活泼朴实,人见人爱。局长老婆在王馆长家见过马萌萌就喜欢得不得了,两个女人一鼓捣,就巧作安排,让两个年轻人很“偶然”地碰了几次面。马萌萌一片懵懂,小伙子当过兵又是警察又比萌萌大几岁,一下子就明白了大人的意思,明白大人的意思之前就一眼看中了这个姑娘。大人们把话挑明了,他们就大大方方开始交往。

小县城的人们很快就看到极为动人的一道风景,时髦话叫金童玉女,传统说法就是郎才女貌。在小县城以及农村,古老的人才

观念里也包含着男人们的仪表，民歌里不是这样唱嘛“三哥哥一副好人才”，说的就是男人的仪表。局长公子跟着马萌萌去乡下走亲戚，也就是回乡下老家见见村里人。叔伯姨姨婶子们把新女婿团团围住，惊叹不已：“我的爷爷，这是萌萌女婿吗？明明是从白面瓦缸里钻出来的嘛，白袍白盔的薛仁贵嘛，穆柯寨里招亲的杨宗保嘛。”说这话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。四十岁上下的婆娘们就一口一个达式常王心刚唐国强。新女婿云里雾里不知所措。小媳妇们就爽快多了，都是马萌萌的姐姐嫂子，她们很容易说到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黎明这四大天王，甚至说到了安在旭莱昂纳多汤姆·克鲁斯。新女婿成明星了，脸也红了。马萌萌就嚷嚷：“人家才订婚，不要一口一个新女婿，他离新女婿还有一段距离呢。”小媳妇们都叫起来：“萌萌眼太高啦，萌萌眼睛长额颅顶顶上啦，萌萌不想在地球上待啦，上天呀，嫦娥奔月呀。”婶姨姨们就以长辈的口气郑重其事地告诉萌萌：“猴女子，可不能胡说，订了婚就是人家的人啦，就没距离啦，你看这娃乖的蛮的、心疼的、俊样的，就是七仙女遇上这么好的女婿都酥心啦，猴女子还不酥心？”

婶姨姨们边说边抻新女婿的衣服，衣襟袖子抻得平平的，有个婶姨还蹲下去抻新女婿的裤腿，拍打鞋上的尘土，把新女婿弄得不好意思，一个劲地叫姨姨，姨姨不要紧不要紧。婶姨就说：“咋不要紧？你可是我们村百年不遇的好女婿。”离开村子马萌萌就说：“我村里人咋样？”小伙子就说：“这么厚道朴实的乡亲们，我还以为在电影里头哩。”“你成大明星啦。”马萌萌的毛毛眼都眯成头发丝了。

小伙子每天上下班接送马萌萌。那段时间案子少，刑警队没有多少事。小伙子都感叹老天爷长眼。他们原来在各自单位的时候还没人太注意，走在一起风景就出来了，不要说别人，他们自己都有一种电影里的感觉。他们就以为这是真正的缘分。小伙子交

过两个女朋友，自然相识又自然分手，波澜不兴行云流水一般。马萌萌跟大多数女孩一样暗恋过老师，跟一个男生懵懵懂懂交往过一段时间，也搞不清是在恋爱还是在冒险，两个小屁孩又紧张又兴奋，不知为啥事吵了一架，谁也不理谁了。马萌萌上班不到半年，就在大人们巧妙的安排下与警察同志相识，就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就在酒店订两桌饭，简单又不失档次，订婚仪式顺利完成。再交往上一段时间，感情基础夯实一点，就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了。目前这种状态显然是个过渡，超不过一年。小伙子二十五岁，马萌萌十九岁，到二十岁就结婚。

马萌萌再单纯也能感觉到二十岁这年意味着什么，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

马奋棋两口子觉得女儿马萌萌太幸运了，他们一家辛辛苦苦，包括儿子马强都是受尽磨难。女儿马萌萌却很容易地在城里念完初中，很顺利地在职校毕业，又顺利地找到工作，上班不到半年就找到这么好的婆家。马奋棋把这种兴奋与喜悦埋在心里，不敢在单位有丝毫流露。人心险恶，小县城最好的人家与他结亲，他就得小心翼翼，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在电话里让朋友王岐生分享一下。王岐生连声叫好，叫完好之后就艺术家的口气说了一句：“人生本身就有戏剧色彩。”后来马奋棋每每想到这句话心里就不是滋味。

有一天，马奋棋远远看见未来的女婿开着小车到女儿马萌萌单位门口，不一会儿女儿马萌萌从大楼的台阶上飘然而下，美若天仙，马奋棋半天都认不出女儿了。马奋棋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，理所当然的是那种感人肺腑的艺术经典，伴随着音乐，还有低沉的画外音，画外音具体内容是什么马奋棋没听清，但那神秘的声音他听到了，他感慨了，他脑子里甚至冒出一句古诗：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那个经典镜头就一下子固定在马萌萌上车前的低头